

# 古道，茶香咖啡浓

索朗卓嘎



二

当马帮再一次在那柯里整装完毕，他们又要风雨兼程踏上运茶的行程。小旺加，马帮里年龄最小的一员。他的父亲是马帮的首领，为了让马帮后继有人，也为了锻炼小旺加，父亲这次决定带上他一起运茶。他们从藏区腹地带来了盐和皮毛，一路艰辛来到云南，和寨子的首领交换了茶叶，这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

在马帮短暂的休整期间，小旺加每日都要去茶田里跑一跑，父亲心疼小旺加第一次长途跋涉来云南的艰辛，没有对其过多约束，所以，除了见不到母亲，那些日子一切都那么惬意。

思茅的天，和高原有着共同点，让人琢磨不透，上一秒还艳阳高照，下一秒瓢泼的雨便将小旺加的袄子打湿，让人措手不及，避无可避。不过这里的天气，也有着更多不同：思茅的空气，湿润、温暖、清新，总让小旺加昏昏欲睡。

幸福的时光总是飞速地流逝，很快到了马帮启程的日子，骡马颈间的铜铃在它们踏上茶马古道的那一刻响起，茶砖用棕绳捆扎成垛，裹着思茅的湿气，在赶马人的吆喝声中，队伍开始缓慢挪动。那时的茶叶要走近半年才能抵达拉萨，路上是真的苦啊，翻雪山、蹚河流、过草地，每块茶砖都浸着马帮的汗渍，茶梗间藏着一路的风霜雨雪，还有赶马人在夜里煨茶时掉落的火灰。小旺加跟着马帮跋涉的时光，是靠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在思茅悠闲时光的回忆才撑下来的。往后的岁月里，他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茶叶带来的独特滋味。

后来，玉香嫁给了旺加，并且生下了

女儿卓玛。刚结婚的那几年，旺加会把玉香的思乡之情带到思茅的寨子里，也会将寨子里的想念和消息带回去给玉香。再后来，茶叶再也不靠马帮运输了，茶马古道上渐渐也长满青苔野草，玉香的家信，再也没有旺加身上的汗渍。社会的发展，让两个地方的交往交流更加便捷快速，玉香也能带着卓玛每年回家看望亲人。

三

在卓玛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旺加总是教育她要珍惜一针一线、一饭一菜。卓玛自然也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后代，可是她的小孙子却不太爱喝酥油茶。看着茶碗里凉透的酥油茶，卓玛总是又气又无奈，她边清理孙子的茶碗，边想：“那咖啡就真的这么神奇，居然让扎西每天都喝，甚至为此赌上了未来？”

扎西在八廓街的街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，店门口总是准备有坐垫、热水和糖果，这是为转经的老人和观光的游客准备的，方便他们休息。店里的摆设很简单，靠墙一排书架，旁边放着三张桌子和几个凳子，书架对面是操作台，扎西就是站在操作台后制作出一杯杯咖啡。虽然生意时好时坏，但扎西很满足。他也没有雇人，一个人忙着店里的大小事务，客流量大的时候，他的手都能快出残影，闲暇时，他也会给自己做上一杯咖啡，看店外人来人往。

这天，一个身穿戶外套装的女孩走进了店里，扎西只一眼就看出对方不是本地的，他热情地招呼女孩点餐，女孩看了一眼菜单，抬眼望着扎西点了一杯热美式。很快，扎西把咖啡递到女孩手边，女孩闻了闻便道：“你用的是阿拉比卡豆吧。”

扎西惊异于女孩敏锐的嗅觉，“你居然光靠闻就知道啦？”

“我从云南来，家里种咖啡，算是咖农二代吧，我自己也学着冲咖啡，自然晓

得一二的。”

两人开始攀谈起来，不知不觉聊了很久，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独到见解，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，女孩得知扎西的曾祖母是思茅人，也就是现在的普洱人后，他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一步。

“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普洱看看，去尝尝我们的咖啡，顺便见见我爸妈。”扎西几乎是立马答应了女孩的邀请，他准备好了虫草、藏红花，就像当年旺加和父亲去提亲一般郑重。

当他看到普洱市的咖啡交易市场里，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围着样品台，用小勺舀起烘焙好的咖啡豆，凑近鼻尖轻嗅时；看到满山的咖啡树和隐匿在稻田、大象庄园和各式庭院楼阁的咖啡馆时，才真正明白云南咖啡产业的成熟，才发现这里“左手咖啡右手茶”的新生活方式竟与西藏青年酥油茶和咖啡共饮的模式不谋而合。

他们在普洱待了将近半年，最终，两人带着满意的豆子和女孩家里对两人婚姻的认可回到了拉萨。

曾经骡马颈上挂着的铜铃，早已变成工艺品悬挂在特产店的门口，但那铜铃声却在山谷间久久回荡，与咖啡庄园里的机器声、公路上的汽车声、咖啡馆里的谈笑声，共同谱写着新茶马古道的乐章。从茶砖到咖啡，从马帮到冷链车，从青石板路到宽阔公路，古道上的货物变了，运输的方式变了，可那份穿越山海、交往交流交融的初心从未改变。

茶是根，咖啡是希望，它们在时光的长河里相遇，在新茶马古道上绽放出不一样的芬芳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新生活。

## 我们的 60 年

# 梦外线

## 秋日喜重逢

李文华

高原的风驮着阳光  
把关怀编成一曲欢歌  
在山谷里飘荡  
将格桑花的絮语  
吹进每道黝黑的皱纹里

老朋友老同事啊  
那些被岁月打磨的容颜  
在落叶飘落的庭院  
让花甲与古稀握手  
让昨天与今天团圆

横断山脉托起明月  
照亮安宁的夜晚  
手挽手跳起锅庄  
将藏汉情谊织成哈达  
任白发在欢歌里翩跹

把重逢酿成青稞酒  
醉了一片秋叶  
醒了半生惦念  
时光终将染白双鬓  
记忆却永远年轻如莲

道声珍重  
让晨光  
替我们收藏这荣耀的时刻  
待到格桑花再度盛开  
梦里依旧是从前的少年

# 永远的北京方便面

罗色江措

## 雪原

说来万分愧愧，自1989年6月从湖北沙市六中西藏班毕业后，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，真心感恩沙市六中西藏班各位可敬可爱的老师，感激他们对西藏班学生的无私奉献！感恩这份真切而厚重的汉藏师生情谊！作为一名受恩于度成华等全本汉族老师的西藏班学生，真心向老师们道一声：老师们辛苦了！我们永远感恩！祝愿老师们平安吉祥！

彼时，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，几个年龄较大的，也就十四五岁，又是第一次远离家门，生活自理能力差，闷热气候和饮食习惯也一时难以适应。为此，度成华等几位老师操碎了心，他们不仅要耐心教学，还要如父母般悉心照顾好每个学生的饮食起居、小病小灾；除了白天的嘘寒问暖、尽心呵护，还有深夜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，给每个学生捂好被子，伸手探额头查看是否着凉发烧。我们的冷热酸甜、喜怒哀乐他们都做到感同身受、休戚与共！

当我们在他们细心且周到的关怀下，圆满完成初中四年的课程，依依不舍踏上回家的路时，我在热泪盈眶中曾闪出千万句感恩的话语。但是，我一时难以下笔，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我们对各位老师的感恩之情！如此一晃，便过去了四十个春夏秋冬，虽恍如隔世，却历历在目。今天，我终于落笔写下这些字句，虽不能表达万一，亦可聊以慰藉——了却近四十年的心愿。

诸多恩师，无法一一念写，就以集严师、良友、慈父于一体的度成华老师为代表写下我们的感恩之情！

度老师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不苟言笑，不料课堂上讲课却是平易近人中不乏激情四射、文采飞扬，能把我们半懂不懂的语文课讲解得通俗易懂、引人入胜。除课本内容外，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诸如《孙叔敖杀两头蛇》等典故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几年后，再去翻阅这

由于老师们不停地来看我，在医院里我的伙食又是最好、最有营养的，病友们都笃定我是高干子弟。我一再解释，我真的是西藏普通农民家庭的小孩时，他们总是不相信，以世俗的心态想，怎么会呢？可他们又哪里知道，我们沙市六中西藏班的老师们，对我们每个藏族学生都是如此悉心关怀、呵护有加呢？

师恩如山，铭记心间。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们最真挚的眷念与感恩！



高玉洁 摄

# 香香西藏

## 人生的省思和追问

——读李美皆长篇小说《胭脂灰》

齐红

与裂变，没有哪种爱情可达到完全的美好与疗愈。一见钟情、刻骨铭心、非他莫属的爱情热烈而深刻，但常常在庸常生活与世俗观念面前显得后续乏力；理性、现实考量后的爱情或许是持久安稳的，但又难免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，互相之间的倦怠与漠然同样对亲密关系有巨大的杀伤力。而谋求二者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、自欺欺人。

在爱情省思的基础上，《胭脂灰》带动我们进行的第二重审视是关于女性：这个曾经被压抑太久的性别群体，正在走向“解放”么？能否获得一种本真而自由的生命状态？一代又一代女人前赴后继不断争取的权力与自由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现实？母亲苏墨，这个优雅自律的“正楷女人”，这个连“走到雨里淋一淋”都不能放松去做的女人，显然无法成为女性“解放”的标记。那么，率性而为的小脂是怎么？神秘、高冷、笃定的冉紫是怎么？在矛盾与试错中努力平衡、掌控个人生活的小

脂是怎么？似乎也都缺少了些力量，她们身上总有一些理念与抉择可能导致生命的漏洞，比如，为了抚慰临终前的母亲，小脂在父亲的建议下，决定与陈漱结婚；而出身书香门第的苏墨，真的会将女儿领证结婚当成一种生命完满的标志么？结了婚却丢了业的小脂确认陈漱能带给她“切切实实的幸福感”，这是短暂的生活觉悟，还是长久的自我麻醉？

找到一种确凿的答案，就像获得笃定的人生一样困难，生活本身就是歧义丛生的，女性也只能在试错与伤痛中不断探索。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，你可以无视禁忌与成见，却可能克服不了自己人性的游移与动荡。如梅小脂所说：“不到某种境地，你永远不了解自己。”冉紫的说法则是：“你的不满足不是陈漱抓不住你，而是你根本抓不住自己”。人性的复杂与难以捉摸决定了人生的走向也在不断变化着——生命的魅力或许就在这不可揣测的跌宕起伏之中吧。在我个人感觉写得最为饱满而充实的部分，小说

与爱情、女性推进至人生的考量与讨论：跟手约会后的小脂无处可去，就到冉紫家借宿，两人由此开启了一场深度聊天：关于男人与女人，爱情与婚姻，自我与他人。对于怀疑和抗拒婚姻的小脂，冉紫给出的劝告是：“结婚并不意味着关上门，也不意味着 over，生活永远是打开的，可能发生任何无法拒绝的事情，何必在婚姻的门槛前等待一个保障呢？那是谁也给不了你的。”某种意义上这个观点也包含着对于人生其他选项的比况与阐释：任何一种抉择（不阻止婚姻），都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可能性的否决和终止，你依然可以在一种选择之后敞开自己，迎接无限种可能性，只是，也要承受由此带来的任何结果。在萨特看来，选择即自由。由此，当自主选择的权力越来越大时，女性的自由程度才会越来越高。

回到开头我的那个疑问：“胭脂灰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灰呢？母亲在临终前讲述了“胭脂”姐妹的姓名来历：她深爱的南宫先生到祁连山的支脉焉支山地区写生，爱上了那片水草丰美的地区——这个古代匈奴族的聚集地盛产一种植物叫红蓝花，被放牧民族的妇女用来做胭脂的原料。双胞胎姐妹的姓名由此而来，她们于是成为母亲隐秘之爱的外化与寄托。只是，一场荡气回肠的柏拉图式“纯爱”在经历了极致的乐与痛、欣与悲之后终结，随两个当事人的离世化为灰烬。

而胭脂姐妹二人，则在灰烬之上，艰难地站立起来，继续为自己的人生着色添彩。